

和平万岁书系 ★ “二战”风云人物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

一八八三年七月生于意大利弗利省。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意大利东戈市被游击队处死。

编著◎章正余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按《墨索里尼》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法西斯魔鬼的缔造者

BENITO MUSSOLINI

墨索里尼



石油工业出版社



墨索里尼

下册

牛景立◎编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索里尼/牛景立编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10

(和平万岁书系)

ISBN 978-7-5183-0134-8

I. 墨…

II. 牛…

III. 墨索里尼, B. (1883~1945) - 生平事迹

IV. K835.4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0010号

墨索里尼

牛景立 编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257021 营销部: (010) 6452362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710×1000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54.5

字 数: 880千字

定 价: 120.00 元 (上下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18章 奢靡的私生活 / 429

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是十分歧视妇女的，但在私生活上，他则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直到临死逃命，他仍带着情妇克拉拉。

他像对待他自己的人生前途一样，用他笃信的占星术来占卜他的女人们……而只有报来战果的时候，他的温柔和爱情才能复苏。

第19章 恶魔结盟 / 465

“在进行一场大战的有利时机到来以前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墨索里尼说，“……我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军装。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送他们去作战，甚至非臭骂他们不可……”

“对这种诬蔑只能用大炮和炸弹来还击，”墨索里尼叫道。他转而十分得意自己的灵机一动：应将德、意会晤改在米兰。当晚，柏林的黑衫党徒们手持的标语牌上写着：罗马—柏林轴心是由纯钢制成的。

第20章 二战爆发 / 493

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戈培尔垂头丧气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

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希特勒的“节节”胜利，令墨氏嫉妒得要死——这位战争狂人，哪肯错失良机。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向法国宣战，进而和德国蹲在同一个茅坑拉着臭屎。

第21章 入侵东北非 / 531

墨索里尼尝到了被蒙在鼓里的滋味，他眼看着别人大块大块地吃着“肥肉”，他眼睛发红、坐立不安——他死死盯住地中海沿岸不放，认定这是他的“新罗马帝国”。

肉吃完了，汤分给了小喽啰们，从而轴心国内部就引起了讨价还价的狗咬狗的争吵。墨索里尼非常气愤，他再也不愿和纳粹元首绑在一个战车上，他要用武力啃一啃希腊这块“骨头”了。

第22章 沙漠之狐的黄粱美梦 / 599

他声嘶力竭地叫嚷：不仅要收复整个利比亚，而且要征服整个埃及！一场气势汹汹的反扑又在北非和东地中海展开了。

墨索里尼仰天长叹：上帝为什么偏偏和我过不去……隆美尔把拳头狠狠地砸在作战地图上……他一夜无法入睡……

希特勒紧紧地揪住自己的头，歇斯底里地嚷道：不胜利，毋宁死，别无选择！而隆美尔目光呆滞，无言地低下了头。

第23章 “大难”临头 / 651

这位素日威风凛凛的意大利“领袖”，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呆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火炬”计划终于在西北非海岸点燃。

隆美尔也想学学拿破仑，可到头来都“灰飞烟灭”……面对德、意联军的千里溃败，墨索里尼难过得寝食俱废，痛不欲生。



第24章 一代战魔的灾星降落 / 691

墨索里尼在一大批意大利军官面前被希特勒狠狠训了一通……他指示去物色一个取代墨索里尼的代理人，但没有理想的代理人。

1943年5月13日，驻北非突尼斯的德、意轴心国军队正式向美、英盟军宣告投降——墨索里尼这位专制魔王点着的火开始烧自己的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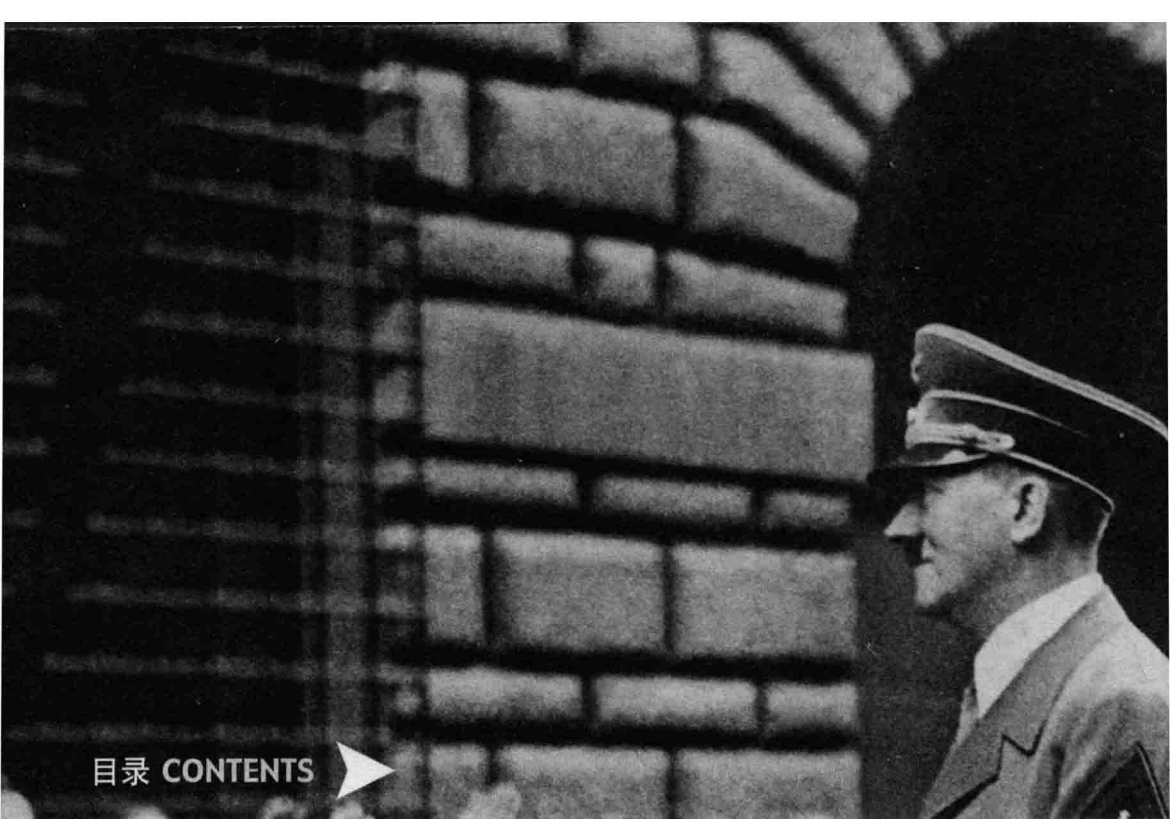
第25章 秘密囚禁“专制魔王” / 731

秘密逮捕墨索里尼的行动计划已经开始了，然而这个统治意大利整整21年的专制魔王还蒙在鼓里——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困惑不解地喃喃自语：“我遭厄运了，我遭厄运了。”墨索里尼独自一人心情沉重地走出王宫，正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一个警察上尉把他拦住了，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救护车对他说：“不，我们必须乘那辆车！”……车门关上后，救护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去。这个法西斯杀人魔王就这样被关进铁窗成为阶下囚。

第26章 低三下四的萨洛共和国 / 767

希特勒为营救墨索里尼，便派人到处侦察墨索里尼的囚禁之地。

德国突击队员的突然出现，使意军守卫人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他们冲进旅馆大门，高喊：“领袖！领袖！元首派我们来救您！”墨索里尼泣不成声：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扔掉我不管的！“萨洛共和国政府”完全是一个影子政府，它只不过是纳粹德国的一个侵略工具，墨索里尼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



目录 CONTENTS

第27章 世纪贼霸的剥尸下场 / 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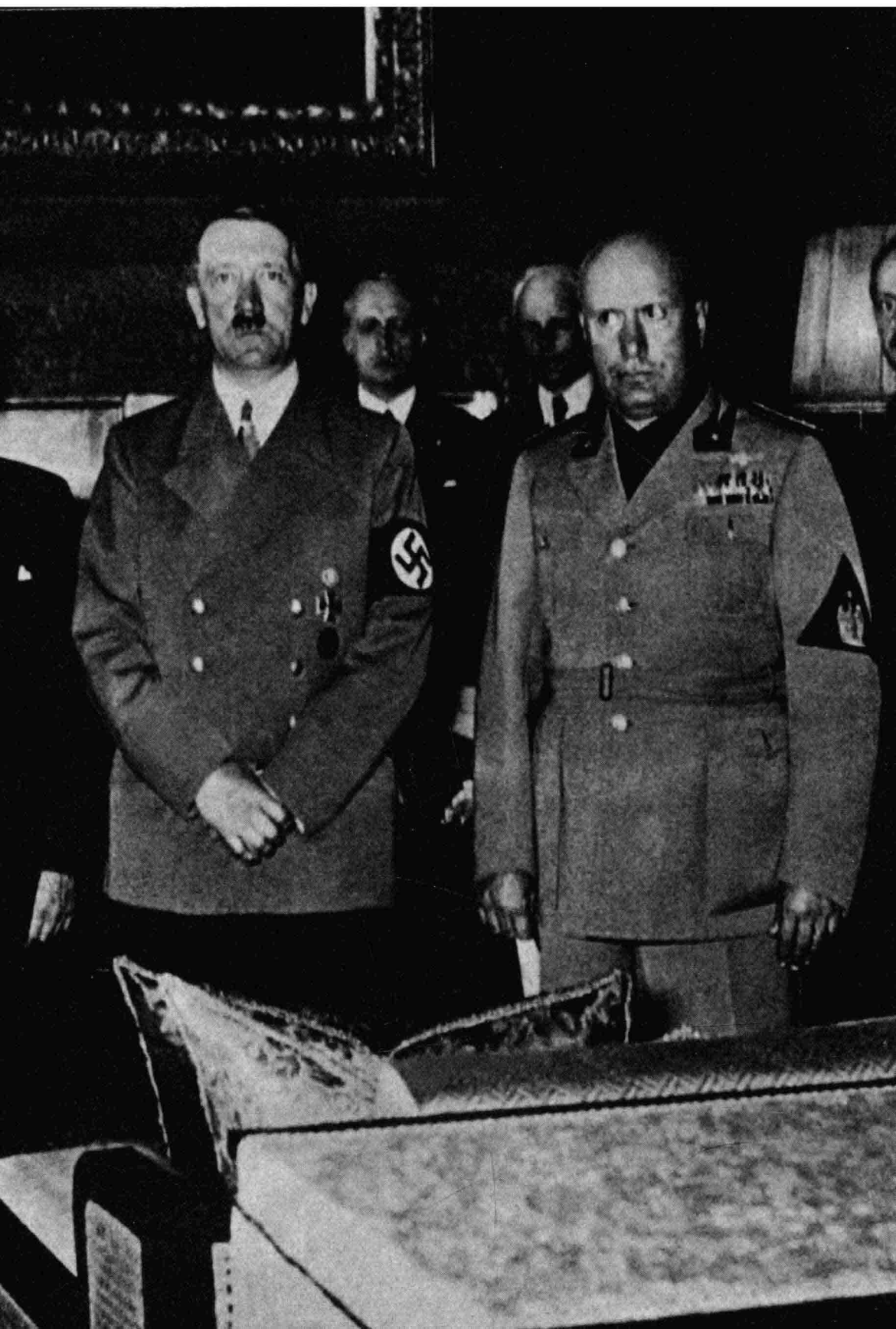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大喊大叫，气得直跺脚：我去找德国人算账！

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尸体像死猪一样被装在同一辆卡车上，连夜送到法西斯的发源地——米兰市，被抛弃在洛雷托广场。后来，人们抓着一具具尸体的双脚，把他们倒吊在加油站前的横梁上……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贝塔西的尸体在米兰的晨风中摇来荡去……

附 录 墨索里尼年表 / 847







第18章 CHAPTER EIGHTEEN



奢靡的私生活

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是十分歧视妇女的，但在私生活上，他则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直到临死逃命，他仍带着情妇克拉拉。

他的身边虽有所谓三妻四妾的女人杂沓往来，进出不绝，但如果还有女人想到他这儿来，他对谁都可以大开绿灯，他的房间真可谓玉体横陈、肉香四溢。

他像对待他自己的人生前途一样，用他笃信的占星术来占卜他的女人们……而只有报来战果的时候，他的温柔和爱情才能复苏。



墨索里尼当上首相首次拜见国王时，他借了一套不合身的晨礼服和一顶大礼帽。他非常喜欢这套服装，有个时期曾想强迫他的随从也遵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有时独自在餐馆吃饭，他也穿上正式宴会的晚礼服，有时着燕尾服却又配上黄皮鞋。几年后，他抛弃了这套装模作样的虚伪礼仪，也不戴圆礼帽了，因为他看到美国喜剧影片中除了他欣赏的明星劳雷尔和哈迪外已无人再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墨索里尼很喜欢美国喜剧片，家中备有放映机）。他渐渐地改着军服，起初也像演戏一样，很不自然。他鼓动内阁大臣们都穿上金边燕尾军服，戴上军帽，有时还带佩剑和饰以装饰华丽的勋章。1930年后，墨索里尼的所有照片几乎都是着军装照的，在瑞契奥尼海滨浴场或是秋天时赤膊和农民一起的留影除外。

墨索里尼就任首相后在旅馆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在迪通尼大厦顶层找到一套不太讲究的单身宿舍，每天让人送饭上去吃。拜访的人很少，室内陈设简单，主室内挂着意大利著名画家彼得罗·高登齐为他画的一幅画像。画像中的墨索里尼身着制服，两眼圆睁，左拳顶在腰间，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几年之后，他搬进了豪华得多的托洛尼别墅。墨索里尼很少请客人来家，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例外。他认为，一个独裁者绝不可与别人相处过于亲密。他每次用餐尽量不超过三分钟，他常常每天只能花十分钟在吃饭上，这对他严重消化不良的毛病毫无益处。到1926年，他差不多完全戒绝了烟酒。

墨索里尼的妻子雷切尔性格泼辣，敢做敢为，在家里墨索里尼多少也得让她几分。但从根本上来看，雷切尔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对政治活动兴趣不大，即便是墨索里尼当了意大利法西斯“领袖”以后，她也很少过问政事。一方面因为雷切尔原是个纯朴善良的劳动妇女，识字不多，她所渴望的只是平静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歧视妇女，根本不让妇女、即使是妻子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认为妇女的天地是在厨房里。1926年雷切尔带着孩子移居罗马，这时墨索里尼占据托隆比亚亲王的一所别墅来安置自己的家庭，生活相当阔绰，但雷切尔在别墅里仍旧种菜养鸡。

墨索里尼在其家乡拥有70英亩良田，他在那儿建起一个模范农场，用的全

是最好的机械设备。1925年，他曾胸怀大志，计划将出生地附近的村庄都重建一番，这项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工程耗资相当可观。接着，公共捐款将不远处的一座更大的乡间住宅赠送给他。这座名叫加米细弗特的古堡经过大肆修缮后成为墨索里尼一家的主要休假地。在海边度假时，他总选择亚得里亚海滨的瑞契奥尼。国王也让他使用罗马附近王室领地靠海的一间小屋，但他不允许雷切尔去那儿。

墨索里尼一家的生活很舒适，如果需要，还有一艘游艇供他使用。像他这样一个善于以金钱贿赂别人的老手却对钱财兴趣淡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其实，他也是无止境地为自己和孩子们向国家伸手，而且无需公开账目。他是议员，又拥有田产，收入自然不少。他领取首相的薪金只到1928年为止，1943年后才又重领。他办的报纸并非一直赢利，20年代中期还略有亏损，但他始终能分到红利。此外，他还有稿费收入和版税，美国报刊所付的稿费特别丰厚，他的《我的自传》在美国出版，稿费就是2.5万美元。不过，他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的弟弟以及他的情妇、职业记者玛格丽达·萨法蒂秘密合作替他写成的。他的演说被作为宣传品以几种文字出版，也有一笔收入。

墨索里尼一头钻在他的政治里，闲在家里的时间不多。他曾对人说：“当我留恋家庭时，我就变成墨索里尼先生了，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了。作为领袖，作为政府首脑，应该待在威尼齐王宫。”对他的私生活，他不许别人过问。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托隆尼亚别墅宴请客人。他回答说：“人人都认为我是一天24小时的领袖。如果我也相信这一点，我势必会发疯。我得有起码的休息，我得有安静的时刻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保持个性。我不是机器人，我没有嫁给意大利。我曾问希特勒，他为什么不娶一个漂亮的小姐为妻时，他可以说他和德国结了婚。而我是一个要求尊重个人的私生活的正常的男子汉。英国人不愿意陌生人去他的卧室，这大体上是对的。因为这纯粹是他们的私生活。英国人是正确的，我像他们。”

墨索里尼的大女儿爱达是他结婚后的当年9月1日出生的。他最喜欢这个女儿。爱达夜里醒来啼哭，不论什么时候他都会爬起来拉小提琴，直到女儿听着



听着又睡着为止。墨索里尼具有这种做父亲的感情，连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都难以理解。日后随着他独裁后越来越大的权势，他这种做父亲的感情也愈来愈浓厚了。

墨索里尼共有五个孩子，一头一尾是女儿，中间三个是儿子。老二叫维多利奥，老三叫布鲁诺，老四叫罗马纳，最后一个女儿叫安娜·玛丽亚。五个孩子中，除了老三布鲁诺出生在4月22日以外，其他四个都是9月间出生的。

墨索里尼虽然十分喜欢大女儿爱达，但从理智上讲，他更喜欢男孩。他和希特勒一样，认为妇女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男子则代表强者，代表力量。他的妻子生下儿子维多利奥后，墨索里尼对妻子说：“我不愿他是最后一个儿子。”雷切尔快要生布鲁诺时，墨索里尼恰好出差去日内瓦。临走前他对妻子说：“希望你不要趁我不在时生我们的儿子。”他心目中想的是男孩。当他回到米兰时，他手下的人告诉他是个男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雷切尔生第三个儿子时，她已是“领袖夫人”。这时产科医生、助产士、保姆像伺候皇后娘娘似的照料着她。雷切尔本人做过女仆，对这种过分的“皇室”照料很不习惯。

墨索里尼盼子心切，第三个儿子尚未生下，他就通知报纸说，他的妻子又生了个儿子，取名罗马纳，以纪念“进军罗马”。回到家中得知妻子尚未分娩，他很沮丧，问妻子：“我该怎么办？”

“你去睡觉。有事我会派人告诉你的。”雷切尔回答说。

半夜里，女仆敲开墨索里尼卧室的房门，“领袖，生下了，是个男孩。”墨索里尼听了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妻子的产房，匆忙中把衬衫都穿反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雷切尔，真正是不可思议。你使我非常高兴。”他大声嚷着。他所以如此的高兴，因为妻子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并印证了他的预言。大凡独裁者都是希望自己能预卜先知和洞察一切的。

有次他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说来他家吃饭。饭菜摆好后发现爱达的两个孩子和墨索里尼不见了。女仆听到客厅的门缝里传来声音，推开门一看，不禁大

吃一惊。原来“领袖”趴在地上，外孙却骑在他的身上。

墨索里尼的头背后颈部长着一颗肉瘤。他的私人医生劝他动手术把它切除掉，说：“只要几分钟就可拿掉，长在那里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我无所谓，”墨索里尼回答说。“这颗肉瘤对我的孩子们和小外孙们是极大的乐事。如果让它留在那里，我的小外孙们也高兴。”

原来他的小外孙们喜欢骑在外公墨索里尼的背上，一手按住他的头，另一只手用食指往他颈上的那颗肉瘤上一揪，“滴铃铃！滴铃铃！”他就爬着往外跑，孩子们尖声地大叫大笑。在孩子们的叫声和笑声中，墨索里尼也得到了快乐。一跳出家门，他就换成了另一副面孔，另一种架势，不许任何人来接触他的灵魂。

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是十分歧视妇女的。

但是，在私生活中，墨索里尼则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直到临死逃命时，他仍带着情妇克拉拉，最后克拉拉当了他的殉葬品。关于墨索里尼这方面的品性，他的妻子雷切尔是知情的。她说：“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丈夫。有一个时期，我丈夫和女人私通的桃色新闻成了各国报刊的热门题材。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情夫，我敢说任何一个有迷惑力的意大利男性都比不上墨索里尼。”

1902年，19岁的墨索里尼在瓜尔铁里当代课老师时就和一个丈夫在外当兵的女人鬼混，一些孩子的家长对此甚为不安，不久，争风吃醋和打架斗殴的丑事就闹得满城风雨，童叟皆知。墨索里尼在自传中写道：“我让她习惯于为我所爱，不许别人沾边。她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为了恫吓敢于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的人，他手上经常戴着金属指套，有一次甚至向女友动了刀子。以暴力伤人是他的本性，是他得其所欲的手段。

1906年，墨索里尼退伍后没有回家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又和一个女人同宿而眠，直到三个月后才在托尔梅佐的村里找了个教师的职位。他在托尔梅佐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酗酒借债，寻花问柳。在这里，他很快又勾搭上一个已婚妇女，“幸好她比我年长，又不及我健壮”，并且和以前的妇人一样“疯狂地爱着我”。

墨索里尼有时同时和几个女人鬼混。他在追求雷切尔时献殷勤说：“自追求你后，我就不再看别的漂亮女人了。仅凭相貌并不可靠，它会使你失去理智。”其实，就在讲这话的同时，他又勾引上了别的女人。

他和雷切尔正式同居并生了女儿爱达后不久，有一次他去热那亚向朋友借钱。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来到米兰墨索里尼家里。那个女人并不漂亮，尽管打扮得花花绿绿，但看上去仍有些苍老。她报了自己的名字，又厚着脸皮详细盘问墨索里尼和雷切尔的私生活。她甚至问爱达：“爸爸是否爱妈妈？”这个不速之客的来访弄得雷切尔心烦意乱。墨索里尼从热那亚回来后，雷切尔就当面责问他。

“这是奥地利女人伊达·迪尔莎，”他回答说，“她是个狂热的女人。”他坦白地承认了他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原来他在特兰托时就认识这个女人了。也就是说，还在墨索里尼追求雷切尔时，他们就勾搭上了。后来伊达·迪尔莎又追到米兰，进出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当时，墨索里尼的同事都知道他们的关系，只是雷切尔被蒙在鼓里。

1915年，伊达·迪尔莎生了个儿子。墨索里尼承认了是他的孩子，并给他取名本尼托·阿尔皮诺。雷切尔想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想不到就在依达生小孩的第二个月，警察局来传唤雷切尔，说是有证据证明，要搬去她家的家具作赔偿，雷切尔被弄糊涂了。她被带到警察局后，警长问她：

“你是墨索里尼太太吗？”

“是的，我是。”雷切尔回答说。

“好了，你是有罪的女人。”

雷切尔怔住了，随后反问警察说：“说我有罪，那么请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警长用嘲弄的腔调“提醒”她说，她放火烧了米兰一家旅馆的房间。

雷切尔竭力抗议，说她根本没有去过那家旅馆，她如何能烧旅馆？她又为什么要去烧旅馆？警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重新核对姓名、年龄、出生地点以及双亲的名字等等。最后警长承认他们要找的是另一位墨索里尼太太。根据警方

提供的情况，雷切尔肯定这个神秘女人就是伊达·迪尔莎。

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前线和奥地利人打仗。不久，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临近前线的一家医院。雷切尔前去看他，把自己的遭遇对他讲了。

“伊达·迪尔莎说她是我太太，要澄清这一点，得把她撇开，”墨索里尼说，“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得正式结婚。”

1915年12月16日，在同居了六年之后，墨索里尼和雷切尔在医院里举行了世俗婚礼。雷切尔正式成了墨索里尼的妻子。

1917年2月，墨索里尼在前线因炸弹爆炸受伤，先是住在前线医院，后转移到米兰军医院治疗。一天，雷切尔在去医院看他的路上，看见一个黑头发、看上去叫人厌恶的女人也往医院走去。一到医院，发现这个女人也是去看墨索里尼的。雷切尔已认不出她就是伊达·迪尔莎。一到病房，伊达·迪尔莎就谩骂、侮辱雷切尔，又哭又闹，说她是墨索里尼的妻子。

同病房的人看到这一情景都笑了。雷切尔也被伊达惹火了。她本来就十分泼辣，这时手脚并用，一阵拳打脚踢，并用双手卡住对方的脖子。

墨索里尼看到自己的两个女人在病房里大打出手，急了，他全身捆着绷带，移动困难。为了劝开他们，他从床上滚到地下。这时医务人员出来干预，她不容易才把她们拉开，伊达夺门逃走，雷切尔却大哭起来。

不久，伊达·迪尔莎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墨索里尼每月向依达支付私生子抚养费200里拉，到儿子21岁为止，共付十万里拉。伊达·迪尔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1937年12月，她死在威尼斯一家精神病医院里。她的儿子学习无线电，也于1941年死去。

墨索里尼所说的“疯狂地爱着我”的另一个女人名叫玛格丽达·萨法蒂。她是个富有的米兰人，《前进报》的艺术批评家。她不仅为他撰写了第一部“官方”传记，而且担任了地方杂志《领导层》的编辑。他们大约在1918年就鬼混在一起。墨索里尼爬上权力宝座后移居罗马，而1922至1926年间，雷切尔及其孩子们仍住在米兰。这期间，萨法蒂钻了空子，一直在罗马与墨索里尼保持不正当的



关系。1926年，雷切尔带着孩子们去罗马度圣诞节。墨索里尼向妻子发誓说，他已与女记者一刀两断，给了她一笔费用从报社解雇了。

1931年的一天，雷切尔去麦伦诺走亲戚。她偶然发现《意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下面署有玛格丽达·萨法蒂的名字。她顿时怒火中烧，马上发了一份连邮政局长都不敢接收的电报。她对邮政局长说：“如果你想了解底细，那么我告诉你我叫雷切尔·墨索里尼，收电报的那位先生就是我的丈夫。”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给妻子打了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急促地问，语调半是生气，半是担忧，“我根本不知道你所说的有关玛格丽达·萨法蒂的文章的事。我所知道的是，我和她已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了，也不愿听到再有人提起她。”

雷切尔决心趁热打铁。她在电话里回答说：“好吧。但我得再次把话讲清楚，你可以把我的电报交给阿纳尔多。如果我在报上再见到玛格丽达·萨法蒂的名字，那我就去米兰把《意大利人民报》报社炸掉。你应该知道，本尼托，我是敢于这么干的。”雷切尔的威胁起了作用。玛格丽达·萨法蒂的名字从此就从《意大利人民报》上消失了。后来，萨法蒂把墨索里尼历年来写给她的信卖了7000万里拉。

非常有趣的是，除了后来的克拉拉·贝塔西外，墨索里尼所喜欢的这些女人都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难看，肯定算不上美人。朋友们对他这方面的情趣始终感到不可理解。

墨索里尼1913年至1914年间追求未成的丽达·拉法纳利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人物。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她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不俗，看上去个性比墨索里尼还强。在墨索里尼未曾婚娶也无其他恋爱关系的谎言被拆穿以前，她确实喜欢他，但并非出于性爱，而是为他那奇特的性格所吸引。当底细被她了解以后，墨索里尼解释说妻子对他有外遇已经习以为常。这一消息并未引起丽达的妒忌。他对她说，他也和其他报纸编辑一样需要一位有才华的女人作他合法的情妇，帮他工作。然而，丽达却认为他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名